082.1
G21
G

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 重棨 戟門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索解一

毛奇齡說王錫簋（奇齡仕履已見錫字百朋漸江仁和人諸生）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匄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

5686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并朱氏集註歷有攄發而尚餘疑義眞不可信然且孔孟授受繼堯舜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柢亦何以卽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爲不疑則不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旣而疑又旣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又 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

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論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

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淸曰五音是五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

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淸共九聲又有二變并一變淸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鍾十月應鍾者別其分寸自黃鍾九寸起至應鍾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卽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大病會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兒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則孺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而比較轍跡明是一用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証門軌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追鑫抵奪之語竟變而爲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貿貿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兒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甬東仇滄柱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躊躇未應去嗣

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兩馬　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詰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祇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馭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駱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

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卽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爲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誤矣況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繹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弒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酖一縊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其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

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弒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與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若是分廟則卽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卽公孫敖也敖得罪齊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孟子定三年之喪　歲癸未春陳臧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咨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喈喈曰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曰

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次日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宗國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

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稱大夫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曾玉許道及值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温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倍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況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以取輕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

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超於忠信矣忠信又不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謂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主忠信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例底何解也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彖詞

本夫子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彖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廛爲田中之廬里居之廛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九里各有多寡而即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不過九十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可解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又當在里居外乎又況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雕開仕施少參請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衒且干進也而可乎少參無以應

無違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即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笑話矣順怡辛

丑子與姜京兆飲胡司寇宅時司寇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霑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蒼頡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裘學箕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典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志學當作論學

子畏於匡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爲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句須爲宰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爲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即已遘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

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微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衛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六十年而謂爲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又有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主司城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爲蒲人所沮雖蒲

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

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究竟何解

有父兄在客投考文爲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聞是聞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聞義理何故聞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

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皙仲弓聞不欲勿施必稟之駁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壓也凡此皆欲朗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不中孫省夫弥城江樊遲請學稼

岷源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眞欲霑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瓌眉則當啟之以大經大法治己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曼衍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況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平豈可爲訓試問爲用稼用字何解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爲助徹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兼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別有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語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然既主此說亦宜畫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又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請實解之

盍徹乎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著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足則俱足此豎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謂大賢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盍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總出乎徹而稅則履畝而穫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也故稅一稅二祇通貢法在鄉遂之間而賦兼用助合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足此一徹法而或貢或

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平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則前此宣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溷應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奭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耆秦人之炙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天子第設教于魯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廩餼芻粟可待頒給且其請出入量寡多即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饔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任意不顧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寖假有之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既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斷不得多衛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四書索解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耀原名應坡 友瞻校

毛奇齡說王錫篇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爲難得則世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爲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十五十而

後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饗之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爲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況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況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統籠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候盧子遠嘉興陳自曾同邑莫蕙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兄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即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即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　暴氣則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孟子以蹶趨動志舉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朱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即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

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爲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及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卽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搘西捂謂蹶趨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謹步履愼視聽爲不暴氣者吾不知耳目手足何以可餒可剛大可充塞天地將天下有

浩然手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話矣

黙而識之學而不厭學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亦卽此一事也惟此有黙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黙識是何事祇是黙識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黙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黙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黙也黙在人不在已也有謂黙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黙識黙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巳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巳也記心非心存即不得謂之心學況學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日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宗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鎮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薦其時食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夏行腥鮪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饔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者原名饈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煎和可供饈饭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并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

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卽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鉶芼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庶牲而烹之爲鼎聶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有加于庶牲外者卽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犬等而燔炙之或膚腊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貿貿無一解者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媚奧媚竈不知如何媚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竈之禮解兩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卽祀竈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衽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逸中霤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爨室祭于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熟腥牲于其中故祀于其處並非家之爨室若所云祭其所者卽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餅者據特

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祭舉神無祭所之說然且戶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并非廟奧廟奧常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媚奧者將何以媚也豈舍此又別有媚奧法也何謂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并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即忠恕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賢哲何便迂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實在學問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并之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既無解而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

後爲齊有然亦不註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主上帝明堂五室主五方五帝卽有祭亦不相合也況西南諸嶽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寢自有定位未聞周王聽政在東魯者卽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自有明堂卽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主必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頒政于十二堂謬又謬矣況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卽在止于至善之善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卽是知善繼曰能得卽是得善知善則不揜善以著善得善則必由學修以幾于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知得似于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纍纍如貫而攙此節于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攙此節于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淸又欲攙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著落是誠意是致知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于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置太宰祇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于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祇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爲言此五人五小自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天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

大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蓋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于朝宁之間如公叔之臣大夫僎必後爲大夫而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既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註然豈無註之者也此豈可畧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即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廁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即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
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子弟世
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
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
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
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
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
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頗多既使食其采地至有
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副出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

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邦甸土地足任頒給乃禮文茫
然卽禮註亦周章蔑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云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
其祿則既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
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略於給采并不知其語
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昭著于人間亦未易
事也

虞仲　四書註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卽曾申
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卽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註
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解者

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反費論說仲雍係泰伯之弟同逃荆蠻繼泰伯爲君此商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即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秦仲尚書稱蔡仲繫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衛毛聃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誤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証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而宋衷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孰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與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又有顛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証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皆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卽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顛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皆以此質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

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其孰是孰非亦槩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賦之等有然非謂初間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

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䘏賑給并薄征散利諸典見于司農薄征即後之捐租散利即後之發粟若然則省耕省斂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自矛自盾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雖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舍此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故字如何按

皆有荒政宜典

並不以蘇言也

蘇曰二年會貝之稿乳白華等之蘇白也田以蘇言

以沃收日華等之蘇華等白非其首矣

蘇稿同以是高蘇意皆曾子淵決乎風不苦乎貧之

乎是而不蘇所以不蘇也與與貞之蘇然或而不

非蘇也兄白順發來無蘇又答非決乎自之不曰白

四書索解三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嘉興 朱 鑑 錫芬校

毛奇齡說王錫篇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子避人崇仁縣時駱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寺僮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佳得辟了後是如何予與石麟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

康成註并集註同閱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焉字下究不能住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紛聚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以處

此父母惟其疾之憂　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疎矣況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萬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將子便不當孝耶況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爲死何故突以死爲問子在回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

王岱謂子之一問恐顏淵赴鬬而死而宣城高阮懷非之曰赴鬬必按實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且有兵器故可鬬顏淵無是也且鬬亦不期必死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卽忠臣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橐饘類若君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卽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討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

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己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著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卽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曰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鬬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鬬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鬬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已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

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解見聖門釋非錄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全薄誠不可解然此一言者出子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手傳之數千年顯顯白白雖稚子無知亦必劇心剔腎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此言侃侃然理直而氣關想夫子亦岌岌矣

乃歷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何如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曉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詬斥夫子也名忽可弁薄夫子不可詬斥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章昭註云以漢文

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于師 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已何嘗有讓人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二義一當值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祇一當字已無解說況遜師也

鮮能知味也 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大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食知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嗜則同知其味世有好饉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味性與人殊則天下

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卽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曾皙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眞能易也

夫子爲衛君乎 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再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卽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尚須比較而後得決者且卽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嘗講學留軒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

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及子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爲屬國而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怒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而拒衛已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所共讎衛礙世子齊魯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然又不即拒至是年之秋齊衛二國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未了事也乃鄭師擊趙鞅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以救之敗鄭師于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無謚左氏過信晉策書于內傳稱呼文祖襄公于外傳稱昭考靈公亦誤）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乃又遲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成事吾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即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其歷惡鞅蒯聵晉爲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由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讓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興變而先揖讓而避之也與然此等事既無書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眞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即性所

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也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偽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子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慎獨與中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 往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槩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之成人上有曰字當是子路語然于硜硜小人節又說不去矣 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況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在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一似將葬而始歸裁葬而即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臣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即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所期之後即可從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未了之事即寇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甫三虞而即可離門內外者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斂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葬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三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即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

之家故衛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卽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況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卽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嬴者果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往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

匡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卽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于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斂戶殯牆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養不送死至臨葬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主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卽可置諸節於不問者則其稱自

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大岩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蔿艾獵與蔿敖合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蓼國處士楚莊十滅蓼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蔿氏其誤以蔿敖爲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泌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貢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十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實則泌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帥蔿敖爲太宰僅與軍政兩官兩事然且蔿敖與軍政指前時又鄭言不指泌戰故有謂蔿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誣妄即使孫叔是

蔿敖當亦不是蔿艾獵何則蔿敖與蔿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蔿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蔿舉爲相并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校之荀子臣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蓼國與蓼相近而後入于蓼故封蓼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舉於市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繆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者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媵于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爲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豢畜市販畜奚雖飯牛碩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忠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而後魯爲楚所滅即孟子稱魯繆公昭然也或謂季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居郕叔孫不居郈季孫焉得獨居費即他書姓譜有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爲氏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子予慢應之曰古都邑與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之長即可稱君稱公如

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公類況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鄪即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即稱公亦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勢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郜極參列東方未可知也況夫子墮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鄪而即有鄪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鑿鑿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衛孝公

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奭疏謂即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爲際可之仕孝公爲公養之仕豈有兩公兩仕明白分列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爲衛君待子路所云衛君待子爲政正在此

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謚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謚則孝公一謚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謚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貶謚並無譏謚當衛拒戚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既去太子云入保而卽安于戚越十三年未嘗一拒太子而辰爲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卽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謚衛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復解之豈細故與

解之則倍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頃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

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謚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謚則孝公一謚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謚曰孝似乎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慈谿 葉燕 又文校

四書索解四

毛奇齡說王錫鬯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倍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項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

能行其事者豈有冒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句解大學格物爲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況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淸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況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爲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衆庶卽曰惟皇降衷順爲常性未嘗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十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爲天卽是此天不必分別當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卽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爲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爲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遘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抑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文外總是作事然須著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此亦無不可者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溷則無可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毋論作事作文必須有知卽不能知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作者之知蓋所云次是知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講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卻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

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略聞又頗與

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者民之事也即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爲師表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在官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

嘉善而矜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著落且經無晦句既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失春秋以前有閒民而無游民游即斥之況已稱爲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違教見擯者然後移郊遂而屏四方他無是也況遠人有實指王朝以異姓爲遠人如鞏

僭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爲遠人如遠人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況游士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爲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唯漢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漢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即無有矣特此二事若在荒札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亦須討一著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

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　民無信不立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怍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去兵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即兵也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即喪祭蒐狩外或佐兵甲且以助輜仗舉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即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晉霸毀車爲行吳且興甲士以爲徹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有中軍什吏卒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意何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

故以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頭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自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溫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人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與邇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與言之父母高而

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離遜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敘五品者亦必不然

作者七人矣 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統作一章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漢儒馬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妾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別引羲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即不能鑿指某數若祇與起在位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　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即長沮桀溺荷蓧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即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

世者荷篠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字多是十字所誤以篆文相近耳

朝聘以時往人館時値康熙已未上計行覲禮侍班禮畢同館諸君陪益都相公憩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況今日矣益都咈然曰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舉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義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晉霸所定諸侯聘晉之禮亦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若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廷四載一朝尚書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減于虞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然而周官六年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云文武之政正是周制則此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往不合間嘗參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

年六朝六年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有歲聘以志業謂每歲一聘間朝以講禮謂每三歲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周禮又異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吳志伊三人究竟其禮皆倀倀無所定志但存其說記于所輯約禮篇之末及予歸草堂距尚主客時越二十年及門以予病請予說四書不可得會會稽章泰占嘉興陳自曾來堅請予說中庸因及朝聘句重理其說且較諸經及漢唐儒解此者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霸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註大宗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諸文而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
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
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四六八十十
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衛
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
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
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
即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
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
十二年巡狩之文竟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

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處不能指舉是即此一朝
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況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
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
守兩之字屬理莊涖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
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
且曲禮有涖官行法語即莊以涖之亦相合然于動之
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十一
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

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　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著守字盍亦思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夫子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即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別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築薛　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泪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聞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深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曰此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偃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占雀篇而其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即

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贐之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事況註曰嘗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僭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當齊湣三十八年蘇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二十餘年其年分事蹟統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春秋無鄭人侵衛事此本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策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明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讎在安丘複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輩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尹公他是師弟子三輩其間同異

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爾殖孫林父以臣逐君事與列國汎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証師弟子弑逆或恐大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諱其說如薄昭上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

滕定公文公　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虞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犆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召公太保凡爵尊者與毛叔鄭奉明水衛

康叔封布茲類凡有事者概詘而列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極大極關係一典禮也豈可漠然不解及也

課將裸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祇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即或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祭統文王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而于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因以序爵屬異姓諸侯此是誤解特裸將之禮在周頌儼有有客振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洛誥有王賓殺禋咸格豈皆妄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CL.
NO. 35649

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啟監孔安國謂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即五等諸侯然自治其國與監殷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合且方伯即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他國總無可考況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叛夫王制三監祇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數乃孔安國謂管蔡商而漢地理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衛地當三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況管蔡自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襲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又誤者夫監殷流言與叛截然三事先儒謂監一叔叛二叔流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全未解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